

0062719

1951-1979

散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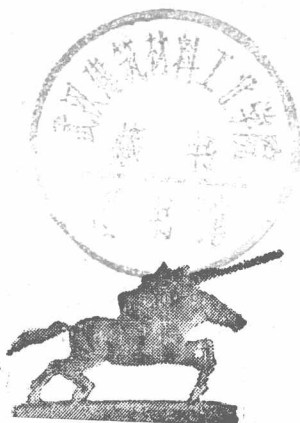
解放军文艺社

0062719

解放军文艺

1951—1979

散 文 选



00269342

解放军文艺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为了纪念建国三十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散文集，共收作品六十四篇，系从本刊一九五一年六月创刊号至一九七九年六月号三百期中选出的。

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军各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特别是讴歌了建国以来我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中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热情地颂扬了我军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生动地描绘了我军发扬优良传统，向革命化、现代化进军的新风貌。除此以外，还收录了少量反映地方生活的作品。

这些作品思想性、艺术性都较好，时代气息、生活真实感较强，曾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作者多是部队的老中青作家、作者，也有部分军外的散文作家和作者。

目次系按作品发表时间先后排列的。

封面设计：潘 吾 华
邱 承 德

解放军文艺

1951—1979

散 文 选

解放军文艺社编·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北京安德里北街二十一号)
七二一三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25 $\frac{1}{2}$ ·字数490,000

1979年10月第1版·1979年10月济南第1次印刷·印数1—80,000

书号10137·19

定价1.65元

目 次

挤垮它	魏 巍 (1)
拉祜族小民兵	彭荆风 (27)
东山少年	冯健男 (40)
难忘的航行	集 体 (59)
左浪嘎的征服者	柯 岗 (75)
岛主人	周洁夫 (85)
高原飞行	石 明 (92)
武夷山纪行	马 驰 (109)
朝霞短笛	柯 蓝 (121)
潘虎	邓 洪 (124)
飘动的篝火	朱家胜 (136)
山南平叛札记	刘 克 (142)
蓬莱仙境	杨 朔 (157)
潜航在领海线上	叶 楠 (166)
李狄三	左 齐 (174)
万里赶牛	哲 中 (198)
深水打开千斤闸	王守勤 (221)
坚贞不屈	穆 欣 (233)

遥远边疆的黎明	凌行正 (251)
塔里木行	郭 鹏 (261)
草地篇	胡 奇 (310)
柳	郭明孝 (327)
婚礼客话	黄宗江 (339)
悼克农同志	陈农菲 (346)
记威海	峻 青 (354)
昆仑红花	尉立青 (364)
蓝海上的星星	吴献民 (372)
高原书简	吴之南 (381)
郭兴福和他的战士们	连云山 甘耀稷 刘家驹 (394)
月亮湖	碧 野 (433)
在丛林地带	李钧龙 (447)
帆	王 颖 (464)
郎家坡	王中才 (474)
第三碗奶酒	汪浙成 (484)
凤凰螺	向 明 (494)
沙漠清泉	李本深 (500)
深深的怀念	袁 鹰 (510)
红色的十月	刘白羽 (522)
华主席的关怀暖心窝	竹 青 (534)
太空觅踪	邹仲平 (553)
太行情深	王耀成 (562)
土地	徐志耕 (575)

知耕鸟	刘 真 (591)
迎着太阳走	赵清学 (600)
百炼小记	金为华 (613)
神山佳话	陶泰忠 (622)
我们的虎将笑微微	江奇涛 (638)
读雷锋同志的日记摘抄	谢觉哉 (648)
母亲	杨 创 (653)
山南海北	聂 波 (660)
奇迹泉	秦 牧 (675)
老龙头和大炮	郭建英 (682)
彩眉岭遐思	何 为 (689)
山中叶笛	郭 风 (696)
友谊关的回声	袁厚春 (700)
“九号半”记	刘兆林 (707)
赤子之心	杨笑影 (716)
奇穷河畔的日日夜夜	黄浪华 任斌武 (732)
母亲站在我们背后	徐怀中 (747)
红河岸边英雄花	陆柱国 (759)
滇边二月石榴红	朱传雄 (770)
代乃阻击战的英雄们	赵 骛 (776)
“战争之神”的眼睛	李存葆 (792)
从悬崖到坦途	雷 铎 (805)

挤 垮 它

魏 巍

一

早晨，雾气很大，满山的栗树林子，向下滴水。大雾里，我们师政治委员坐着小吉普车，要赶到前方指挥所去。昨天晚上，他就跟我说，他们这里正在组织一次小的战斗，今天晚上就要打响。我就是因为这个来的。小吉普车在山谷的小公路上，象个撒了欢的小牛犊似地奔跑着。过了一道哗哗响的小河，一座座青青的山岗子，没多大工夫，我们的衣服就被雾气打湿了。

车子停在一个很陡的山坡下面。政治委员指了指说：“就是这里！”我们下了车，往坡上爬着。坡上草深雾浓，一片一片的小松树，有点发绿，又有点发黄。政治委员说，这树是去年敌人用燃烧弹烧的，草也是今年才长出来的。说着，我们拐进一片比较浓密的树丛里，只听树丛那边一个洪亮的声音说道：

“叫他们讲道理出来！为什么无缘无故给我伤亡一个

人？”

这声音过后，只听另一个较低的声音说：“我让他们今天晚上把检讨报告送来。”

“要深刻检讨——”那个洪亮的声音着重地说，“一定要接受经验！在下午五点钟以前把报告送到我这里！”

一听，就知道是我们那位年青师长的声音。虽然几年没见，可是我的老朋友啦。我们出了这座小树林子，就看见靠着一面峭壁搭着一间小房子，房子前面有炕席那么大的一块平地，师长就在那里站着，一个参谋也站在那里。听见脚步声，师长忙机警地转过身来：“呵！你们来啦！”他亲热地叫着，我们也赶忙迎上去同他握手。他看着我，笑了笑说：“我听说你来啦！”我仔细地端详着他。象过去一样，他浑身上下都很清洁整齐，保持着军人的习惯和风度。可面容却显得有些苍老了。额上添了几道皱纹，眼睛里布着红丝而又显得深奥，可以看出来他在深沉的思虑中度着日子。

我们把几个小木凳子放倒坐下，警卫员端过茶来。我望着师长说：“你的身体还好吧？”他闪着红丝的眼睛笑着，说：“要论爬山看地形，我们这里的几个团长，那个也跟不上我！”政治委员接着说：“在这一方面，他倒是可以吹一下，我们师的人，都管他叫‘爬山虎’呢！”站在一边的参谋同志，用不同意的口气补充说：“昨天夜里，他出来散步，一下就晕倒在我们现在坐的地方。还是哨兵发觉了，才把他架到屋里去，有好一会，他才清醒过来。”师长马上不

服气地分辩着说，这不过是睡眠不足，偶然的現象罢了。他伸出手来指着年青的参谋说道：“别看你年轻，你到了我这年龄还不定怎么样，我在朝鲜再磨多久，美国鬼子也磨不垮我！别揭我的短了，快把地图拿来！”

参谋把地图拿来，他亲手铺在地上，把凳子向前移了移，他望了望政治委员又望着我说：“来！我先把这个战斗的具体部署讲一下，等会我还要开炮兵会议。今天敌人的飞机、坦克，是对我没有什麼大办法的，可是，对敌炮的斗争，制压敌炮的斗争，却要费费脑筋！”他不自觉地摘下了帽子，放在膝盖上，我这才看见他的光头已经有些谢顶。他用他的手指轻轻地搔着他的稀疏的头发，好象要从那里搔出什么东西似的。停了半晌，他象才把思想从沉思里收回来，指着地图上敌人的前沿，说：“今天晚上，我就要他这一块！他不让我插进一只脚去是不行的！”他把兵力、火力的布置讲了以后，又抬起头来，两个眼睛的深处，象闪出两朵火光似的，谁也没看，只望着头顶上的一个松树枝说：

“这就是今天的朝鲜战争——你要是不想公平合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我们就要不断地向前搬家，我一口气吃不了你，我一口一口地吃！杀死你一个，你就少一个！你在板门店的桌子上拖，我就在这里跟你磨。磨垮它！”

他正要把地图折起，另外一个更年青的参谋从作战室里走来报告说：今天拂晓，敌人向我们一个班的阵地进攻，被我们打死十几个，现在敌人正拖死尸。他听了，马上瞅着那个参谋的眼睛说：

“那么你指示了部队什么呢？”

那参谋象是怕受什么责难似的，只是忽闪着—双孩子气的眼睛，因为他实在并没有指示什么。师长立起身来，膝盖上的帽子掉在地上，他说：

“告诉部队：给敌人点教训。”

“敌人放了烟幕——”

“放了烟幕，给我往烟幕里打！用六〇炮打！”

参谋答应了一声，转身要走，他又叫住了他：

“告诉他们团长：不能让敌人大模大样抬死尸，注意组织火力教训敌人，抬一个换一个。我们阵前不是四马路，不能让这些客人自由旅行！”

他坐下来，把地图折好交给参谋拿走，又把帽子拿起来，打了打土：

“这些东西们，在几个月以前还疯狂得很哪，每天向我们进攻，这都不说，竟然在阵地上，在我们的面前搂着女人跳舞！……可是现在呢！你去看看吧，我是已经欣赏过了，过来过去在阵前爬着走，撅着个大屁股象狗似的那么爬！本来是人，变成爬虫类啦！哈哈……让政治委员同志给您详细谈谈吧。”他哈哈大笑起来。政治委员也笑出声音来了。

开炮兵会议的人们已经来齐了。政治委员等一会也要忙别的，我就赶忙趁政治委员的空儿，一同去到他的房间里。这时，轰轰几声巨响，是敌人的炮打在山脚下，灰蓝色的烟缓缓地上升着。大雾已经离开地面，跟山顶上的云合

在一处。往东一看，太阳已经出来了，把山岭照得红橙橙的。

二

政治委员的这个洞子，有一间普通房子那么大小，里面壁上糊着报纸，非常整洁。床上挂着蚊帐，靠着桌子的墙上，挂着一幅毛主席像，还有一幅从画报上裁下来的郝建秀的彩色照片，桌子上的空酒瓶里，装着一束朝鲜山野常见的金红色的野百合花。

他是不抽烟的，但他把烟递给我一支。我们并膀儿坐在他的铺上。从门里朝外望去，看得见有八架敌机，正在轰炸附近的一座桥梁。敌机的身边，不时开放着高射炮的烟朵。

政治委员是一个很老练稳重的人，或者说多少有点儿斯文。他的话不紧不慢，好象织布梭一样有节奏地，把他的思想准确精密地表现出来。

“老魏同志，志愿军出国不久的朝鲜战场你是来过的，这次入朝，一定感觉变化不小吧。”他用微笑的眼睛巡视了一下他那令人满意的房间，这又是住家户又是办公室的房间，他那束金红的野百合花开的多么鲜艳哪。我马上回想起我上次入朝，我们困难的情形，弯着腰钻防空洞的情形。他接着说：“是的，‘打过三八线、凉水拌炒面’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装备、技术的改善，虽然某些方

面还是赶不上敌人，可是因为我们建立了巩固的阵地，老实说，敌人想赶走我们，想让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他用脚踏了踏脚下的土地：“决不可能！”

他停了停又说：“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 已经摸熟了敌人的脾气，有了思想准备了。过去刚出国作战时，我们有些性子急的同志，连两瓶牙膏都不肯带，好象这么一个帝国主义，还不如他的一瓶牙膏寿命长。可是，现在人们懂得了，一个早晨是不能打退一个帝国主义的。现在，人们已经不是那时单纯的燃烧的热情，而是一个沉毅的、坚韧的、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你看我们凡在一个地方住上一个月，就都把房子修建起来，安起了家。横竖我们不任兄弟部队住，我们走了朝鲜人住。好些地方过去是战场，今天是后方，我们的桌子、凳子，好多日用家具都是木匠出身的战士同志造的。战线就是我们的家。来，老魏，你欣赏欣赏我这个箱子！”

我把屋子里看了一遭，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箱子。

他看着我左看看，右瞅瞅的神气，不禁笑了起来，指了指我面前的桌子说：“就在你的面前嘛，还看不见！”他连忙把桌子上的花瓶拿起，把盖子打开，里面满满地装着书籍文件。哦，我这才明白，原来这是个长了四个活腿的“箱子”，安上了四条腿就是一张办公桌，桌箱两用，我也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他盖上了箱子盖又说：“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小例子，你还可以到处看到很多，——这就表明了一个思想，一个意

志——持久作战的意志！大家都习惯了战地为家，……如果美国人不要和平，我在这里坚决奉陪。”

我开玩笑地说：“你坚决奉陪，我倒要听听你的陪法呢！”

“嘿，陪法吗？你看到我那位伙计没有？”我知道他指的是师长，“我们师里有了他，哪个敌人在我们前面，哪个敌人就喘不过来气。他这个火车头，把我们自己也拉得连个加煤上水的工夫都感到不大够用了。”

他又坐下。

“在半年以前，在我们初上这块阵地的时 候——”我知道他要讲半年以来跟敌人的斗争过程了，“那时候，敌人确实猖狂得很，仗着他的炮火，在阵地上跳舞，作柔软体操，工事修得马马虎虎，我们的师长亲自到前沿看了看这种情形，他就告诉部队：‘不能光让我们憋到工事里，也要把敌人捺在工事里，我们得想办法，不能让敌人那么舒服——’自此以后，我们就展开了冷枪冷炮的狙击运动。这一下正投合了战士们的心意，战士们早就憋不住劲了，白天打，月亮底下也打，大家叫这个‘打活靶’，见了敌人一个影子，就好象馋猫一样，眼睛瞪得多大。时间不久，美国鬼子，也就呲牙裂嘴地拾木头修起工事，憋在工事里头老实了。谁知道我们的伙计这时候反倒不高兴起来了。”

“那是为什么呢？”我问。

“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师长积极作战精神。敌人在他面前猖狂了，他是不能忍受的。而敌人老实了，也不能

令他满意。他要把敌人挑逗起来，好进一步地挫折敌人的斗志，杀伤敌人，他跟我说：‘伙计，我们不能老蹲在这里，防御并不等于老蹲在这里，我们要往前挤！马蜂不敢蜇你，你就要捣马蜂窝，马蜂自然就要出来蜇你。这样就可以更多地打死马蜂！’——这就是他的道理。于是他就一天在地图上，到前沿上去找空子。一瞅准就挤下一块。敌人果然不服气，就拼死命争夺，争夺的结果是敌人丢了人又丢了阵地。这样，我们就和敌人完全扭在一起，最近处甚至离几十米，有的山头，敌人占着一半，我们占着一半，彼此说话都听得见。这个时节，我们就夜夜袭击他们，敌人真是讨厌死我们了。可是我们的师长这时候却给部队讲——”政委兴奋得站起身来，稍稍提高了声调：“‘哪个干部让敌人最讨厌，他就是最好的干部，哪个兵让敌人最讨厌，他就是最好的兵！’”

“那么敌人向后撤了么？”我问。

“是的，”政委回答说，“不过，开始他是扭扭捏捏的。有些阵地，他白天来，晚上走。这时候，我们又用伏击的方法来消灭他。我们侦察员可有些愣家伙，有时候伪装得活象一棵树，就钻到敌人的侧后去，甚至离放哨的敌人几步远，敌人扔罐头盒子扔到他脑瓜子上他也不动，把敌人侦察得一清二楚。这样的伏击，往往使敌人连个回去报丧的都没有。敌人才感觉出离我们近了实在没有什么好处。这才往后缩了缩。一方面加强坦克的活动，一方面添设了多到十几道的铁丝网，还遍设了地雷、跳雷、挂雷、照明雷等等

的地雷阵,让这些法宝去保护他。”

“那么,这么多地雷,是叫人有些恼火的。”我说。

“是的,开始是这样。”政委点点头。这时他递给我一块糖,说是他老婆从祖国捎来的,他自己也剥开一块放到嘴里,又继续着说:“关于打坦克,我想不要多说啦,仅仅我们师,三个月共敲掉敌人的坦克四十多辆。有一个火箭炮手因为没轮着自己打,现在还嘟囔着不平气。凡是打坏的坦克,我们就指示部队再装上炸药去炸烂,决不让敌人拉到东京再修理。关于地雷,虽然我们的步兵战士没有经验,但是他有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有的战士一发现了地雷,就瞪着它,指着它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当我们不敢惹你吗?我们偏惹惹你看。你就是老虎我也要拔掉你两个牙!你就是大象我也要扯掉你的鼻子!同志们,站开一点,仔细看我的动作,我如果这么拔牺牲了,你们就接受我的经验,改个办法那么拔!’很快,敌人的地雷法宝就破了产。人们起雷起得着了迷,也有了经验,战士们就象到了瓜地里一样,一口袋一口袋地往我们阵地上扛。扛来以后,就给它来了一个地雷大搬家,有的埋在我们的阵地前头,有的就埋在敌人出没的地方。有一次敌人到了山顶,中了一颗地雷,就抢着往山脚的防空洞里钻,轰,轰,防空洞的地雷也响了,几个敌人全炸死在那里。地雷扫清了,这时我的伙计又在电话里嚷起来:‘同志们呀!这个地方蹲得时间不短啦,往前挤一挤呀!’我们师长有个脾气,爱把挤出的地方种上棒子作纪念,战士知道这个,你猜战士听见师长的话以后又怎么

讲呢，战士的话比我们总是生动得多——”

“怎么讲呢？”我着急的问。

政委笑了笑：“他们讲，好消息！咱们的师长又叫咱们开地种棒子啦，各人都种上点吧，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种荞麦，得快些呵。”

我笑得几乎把糖吐出来，我说：

“那么，今天又去开庄稼地去啦！”

这时，我们的谈话告了一段落。可是那边的炮兵会议还没有结束，只听师长那洪亮声音讲道：

“就这么办！不管敌人的炮群怎么多，射程怎么远，不要忘记，一个根本的弱点——怕死，他是不能克服的！现在我们的炮兵装备加强了，祖国人民捐献我们多少大炮啊！敌人的步兵可以被打得象狗爬，敌人的炮兵就不会被打得象狗爬吗？……”

一阵满堂哄笑在峭壁间回响。

三

上午八点钟的时候，我们和司令部通信科长到前面去，还有一个热情的通信员领着我们。小通信员黑乎乎的小圆脸，一笑还有俩酒窝，穿着一双合脚的黄胶鞋，背着一支冲锋枪；几乎是跳跃着走在前面。

我们沿着一条隐在山沟的小公路向前面走。飞机在头上转，我们也不理它。一路走来，两边都是青青的山岭，很

美的山岭。满坡的栗子树，玉棒般栗子花落了遍地，放着甜香。野海棠象一片碎银子撒在河边，小河水戏着小鱼哗哗流去。可是，走不多远，就看见前面冲起一道黑烟，拐过山脚，看见一间房子正起着火。离房不远，还有一座跟中国一样样的美丽的小钟鼓楼，也被炸得歪斜在那里。这不定是朝鲜的什么古迹！

我们从着火的房子走过不远，又有两三间房子，这几间房子还算完整。但其中的一间，也被炮弹掀走了一角。房子前面的打谷场上，有一个鬓发斑白的老汉，光着膀子，赤着两只脚正在打场。看见我们，用老花眼望了一望，点了点头，又继续打。门里边，一个妇女背着一个小孩正在切菜，还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穿着已经破了的海军式制服，正在安安稳稳地看书。

“不好！”突然，通信科长惊呼了一声，又猛拍了我一下肩膀说，“你看！”话音没落，只听轰通，我顺着他的手指一看，原来那边稻田地上一声巨响。

响声去处，升起一团黑烟，一颗炮弹正落到稻田那边几个插秧的朝鲜妇女附近。只见那几个妇女连忙朝一边跑了十多步远，蹲了一会，擦了擦被溅到脸上的泥，又回到原地插起秧来。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这是两个穿白衣白裙的，一个穿淡青小袄束着黑裙的朝鲜妇女，在水平如镜的稻田里，映着她们三个弯着腰插秧的影子，也映着她们背后青山的山影。

“唉！”通信科长赞叹了一声，说：“你再往前边去，